

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丛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 主编

彝族古籍

那坡彝族开路经



广西民族古籍办公室

出版说明

我国的少数民族古籍,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珍贵遗产,也是我国典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源远流长,绮丽多姿。广西少数民族古籍则是这个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广西聚居有壮、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十一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达一千四百多万,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千百年来,广西各族人民在开拓祖国南疆的历史过程中,或用自造的文字,或借助于汉文,或靠口碑世代流传,给后人留下了浩繁的民族古籍,丰富了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为祖国历史学、民族学、哲学、伦理学、民族文学、民族艺术、民族医学、民族宗教等学科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国务院国办发(1984)30号文件指出:“少数民族古籍是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遵照这一指示精神,为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加深各兄弟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增进民族团结,丰富我国的民族研究领域,促进民族地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我们在对区内各少数民族古籍进行普查、抢救、整理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出版这套《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丛书》。

本丛书严格按照古籍的原意原貌进行编译整理,或标音意译,或校勘注释,力求民族古籍整理的准确性、科学性,以便读者的阅读与研究。由于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办公室

凡 例

1. 这是流传于广西那坡县彝族乡村的古经。各村寨吟诵内容大同小异。今按当地彝族较大的村屯也是本经保留得较完整的寨子——达腊彝寨巫师诵词翻译、注释。

2. 为了保存本经原貌,在翻译过程中,除个别逻辑实在混乱的段落和过于复查重复的行、句予以省略外,均按民间丧葬礼仪吟诵的章节顺序进行译注。省略之处亦作了标记(省略号),并加简要说明。

全经一至八章除了叙述死者生前活动范围和归阴线路外,较多的词句为嘱词祷语,第九章开始的二、三十章有较生动、细微的情节,特别是第三十章以后是全经的精华部分。

3. 全经省略了上述有关段、句(行)外,主体内容每句作三行制译注,即第一行为国际音标记音;第二行为汉彝对译;第三行为汉文意译,尽可能准确表达其原意。

4. 经词中吟及的地名,凡译者知道的真实地名,直接取通用的汉称;属于传说中的地名或译注者不了解的,则采用彝语音译手法译注,并加必要的说明。

5. 为方便读者了解经词读音和唱腔,记音时尽量去繁就简。近似音多选用常用字母,如 V 和 ϕ 尽可能用 V; m 和 η 多用 m; γ 和 θ 用 γ (极个别例外)。当然,这种作法,所记下的音与实际读音有一定的差别,但这种差别本身就是彝语读音的规律之一,即在不同句子中,相同的词音读法上有微小的区别。这也是汉民族和别的不同语支的兄弟民族学习掌握彝语的一个小障碍。

6. 关于声调问题。当地彝语音调基本上是二段平调和低平调。即把国际音标调子分为自下而上的五段,那么,多数音调都在第三、四段或以这两段为起点,上下起落。

为方便起见,本经各音节均用两个数码标记,各对数码音高对照如下:

33 ㄣ

22 ㄣ

35 ㄣ

24 ㄣ

31 ㄣ

41 ㄣ

51 ㄣ

7. 经词中人格化成分较多,甚至令人难以理解,如圩镇、铺子、岩洞,也以人的意识和神态出现。但原经如此,只好照译。

内 容 简 介

《那坡彝族开路经》集天文、地理、历史、文学、艺术为一体，内容包罗百科知识。该经词与滇、川、黔三省彝族《指路经》有某些类似之处，但内容和情节有其独特性，即重点叙述桂西和桂西北彝族先民迁徙历史和遭难情景，反映当地彝族居住、婚姻、饮食等方面习俗和伦理道德观念，以及思想文化意识。

全经首启一大内容，是揭示彝族人心目中两种类型的“路”：一是地理方位上的路，即真正的路；一是伦理上的“路”，隐指人们的道德观念。经词叙述桂西彝族祖先于一千七百多年前离开云南大理、楚雄一带，经过长期周折和跋涉，抵达现居之地。特别是当中的一部分先民先往越南后又折回那坡境内，更体现了他们迁居生活的艰难。

经词中，保存了彝族大量的神话和各种神奇故事，成为本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宝库。这对于本民族文字失传了的桂西彝族来说，更是难能可贵的资料。全经从头至尾展现的大小神话故事近百则。其中最为完整、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太阳的神话，关于洪水和再造人类的神话，还有关于本民族始祖来历的神话。

由各种神话故事，引出当地彝族多样的图腾与崇拜观念，这是本经词的又一大内容。多种图腾又给当地彝族形成了绚丽多姿的风情习俗。

该经是彝族民间祭祀和葬礼诵词，同时也是一部文学艺术精品。它展示了彝族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和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艺术构思上相当娴熟。表现手法上，多采用拟人、夸张和比喻手段，

形象地反映生活,含蓄地阐明各种道理,为少数民族后世文艺创作广开思路。

序

张声震

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人口较多,分布广阔的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四省区。彝族人口全国共有 6578524 人(1990 年统计),此外缅甸、老挝、越南、泰国也散居有 10 多万人。在广西,彝族人口较少,全区不足万人,主要聚居在隆林、那坡两县,西林、田林、大新、南丹等县也有零星分布。

彝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历史源远流长。在自身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彝族形成了众多的支系。民族学家较统一的观点,认为全国彝族共有 42 个支系,称为“诺苏”、“诺苏濮”、“纳苏”、“聂苏”、“撒尼”、“阿细”、“芒佐”、“芒齐”、“阿哲”……等等。在广西隆林、西林、田林,当地的彝族自治称为“俄濮”,属“诺苏”、“纳苏”(亦称黑彝)支系;那坡彝族属“芒佐”(亦称白彝)、“芒齐”(亦称红彝)支系。《开路经》乃是根据“芒佐”支系即白彝民间口头传承的经词翻译而成的。

彝族悠久的历史造就了她灿烂的文化,以老彝文的创造、使用最具代表。老彝文在汉文史志称为“爨文”或“𪛗书”,也有称为“罗罗文”的,但创始于何时,尚无定论。我国学术界在关于老彝文创始年代的讨论中,有的认为老彝文始于汉代,有的认为老彝文在隋唐时已初具规模,有的认为创始于唐宋或稍晚的时期。根据《西南民族研究·彝族专集》(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提供的资料,现存老彝文最早的是明代中叶的碑碣,其中著名的有明嘉靖十三年(1533 年)云南禄劝县的《镌字岩》和嘉靖二十五年(1546 年)贵州

大方县的《千岁衢碑》。虽然老彝文的创始时间问题仍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老彝文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彝族土司曾用以出布告、发公文,彝族知识分子还用老彝文写诗著书,比较而言,老彝文在历史上的地位比起壮族的古壮字要高些。因为古壮字只在民间流传,且不统一规范,壮族土司的公文不用古壮字而用汉文。在云、川、贵等省,彝族大聚居区其古老经文多半用老彝文记载,而那坡、隆林、西林彝族的《开路经》则没有文字记载,只靠口碑世代传承。

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分东部、东南部、南部、西部、北部和中部6个方言区。广西彝语分为两个方言三种土语,隆林、西林、田林属东部方言,操隆林土语;那坡、大新属东南部方言,操两种土语;高裤脚傩(自称白彝)土语和红彝土语。现在除那坡彝族全部使用自己的民族语外,隆林大部分彝族操本民族语,小部分已汉化或壮化,操汉语或壮语,个别操苗语;南丹、大新彝族在语言方面基本上汉化或壮化。广西彝族这种有言无文的状况与历史上的民族迁徙、人口分布及汉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根据王光荣教授的观点,首批迁徙入桂的彝族先民早在三国蜀汉时期从云南大理、楚雄一带往滇东南方向直至广西西部和西北部,在以后的隋唐和明时又有两次迁徙。彝族先民的几次迁徙也给当地带来了包括文字在内的社会文明,但他们背井离乡多是逃避战乱和灾害,散居在当地的汉、壮、苗、瑶等兄弟民族之中。由此可以推想,散居的、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要推广他们的民族文字是困难的,他们逐渐接受当地占主导地位的汉文化,包括读汉书,用汉文,乃是历史的必然。迁徙之后,老彝文只限于宗教活动中使用,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老彝文退出历史舞台也是历史的必然。实际上,《开路经》的翻译均在采录者的录音材料基础上完成的,没有任何文字材料。据王光荣教授介绍,1989年春,《开路经》原主诵“腊摩”黎克明老人倏然与世长辞,他是当时唯一能辨认老彝文的

巫师,他的去世意味着老彝文在广西彝族中从此失传。

虽然如此,靠口碑相传的《开路经》还是承传了彝族自己的宗教信仰,这是彝族民族意识、民族心理凝聚力的重要体现。正是从这个角度看,那坡、隆林、西林彝族《开路经》是整个彝族宗教信仰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翻译出版此书意义首先在此。

《开路经》译注者王光荣教授本身是彝族人,现为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广西民俗学会秘书长、广西师范学院民族民间文化研究所所长。8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从事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工作,出版过多部专著,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本经词译注本是他和夫人农秀英同志(壮族)精心合作,辛勤劳动的结晶。读者们,特别是众多从事民族及民间文学研究工作的仁人志士,定能从中获取一定的益处。

一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代序)

王光荣

由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派员搜集、翻译和注释的《那坡彝族开路经》(简称《开路经》),是我国少数民族古籍中,一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它同滇、川、黔三省彝族聚区的《指路经》一样,集天文、地理、历史、文学、艺术为一体,内容包罗百科知识,是研究彝族古代社会风貌、习俗、历史和先民哲学观念、思想意识及其宗教信仰的重要资料,也是一部反映彝族古代社会生活的史诗。

—

《开路经》一共 54 章,除了老人丧葬仪式上全套吟唱外,平时祭祖和婚礼仪式上也选诵一些章节。全经首启一大内容,就是展示了彝族先民乃至当今彝族父老心目中两种类型的“路”。一种是地理方位上的路,即真正的路;一种是伦理道德上的“路”,即带有哲理性的隐喻的“路”。

彝族是世界文明始祖民族之一。在往昔漫长的岁月中,她同各族人民一道,以艰辛的劳动,经营垦植了祖国大西南这片土地,创造了自己古老灿烂的文化。她所走过的“路”,无论是地理方位上的路还是伦理道德的上的“路”,都给其本民族和别的兄弟民族以某种教益和启迪。

地理方位上的路较容易理解。经词名称本身指明是“开路”,许多章节实实在在地点出了逝者所属家支、宗族迁徙路线及亡灵返故所经过和歇足的地点。念经人引带亡灵所经过的路线,又恰

恰是彝族某个支系某段生活历程和某个朝代迁徙的历史。如居住在广西坡县境内自称“芒佐”支系的彝族，其祖先发祥地为云南大理一带。这点在汉文史籍中是难以查寻的，也足见这些经诗可贵之处。

经词描绘大理(彝语称“里旦”)山明水秀，盛产瓜果稻谷，又有许许多多光面石板。这个光面石板就是当今名贵建筑装饰材料的大理石。据刘尧汉先生考证，云南临近金沙江的楚雄元谋一带是亚洲人种的发祥地。而楚雄元谋，在历史上曾归辖于大理国。因此，那坡彝族说本族祖先发祥地在大理一带，自然包括今云南楚雄彝族聚区。后来，由于人口增多，战事频繁，相当一部分彝族居民被迫离开故土，迁往各地。其中一支彝民经过漫长的迁徙生活，来到了云南的广南一带落脚。数代以后，又离开了广南进入广西西部和西北部。

关于广西彝族来自云南大理这一事实，在一些地方史志资料中也得以印证。据云南省富宁县县志资料载：距今一千七百年前的三国战乱时期，诸葛亮平定南中，于云南下关市(大理州府所在地)郊擒拿彝族首领孟获。当地部分彝人因恐惧而四处奔散，其中一支彝人朝着滇东南方向迁徙，他们就是如今广西那坡和云南富宁芒佐支系彝族(亦称高脚裤彝)的祖先。这些彝族先民中，又有一部分从我国云南往越南后折入广西那坡。同样，也有部分彝民先进入那坡境内，再迁至越南北部一些山村。据 80 年代初期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民族研究所编著的资料本《越南北方少数民族》(范宏贵等译)表明：越南高平省保乐县和河宣省同文、苗旺等县的一些山寨，至今居住着数千名自称“倮倮”的彝族人。他们当中的头批是中国三世纪战乱时期从云南迁入越南。以后各个时代又有彝族陆续来往于中越边界线上。

《开路经》吟诵的另一种“路”，指是人生哲理、道德、族规和宗教方面的意识。这种“路”又包含两种形式：一是直接吩咐、说教式

的嘱言；一以说唱方式，叙述某种故事和事件的诵词。

吩咐说教式的嘱言在全经的前半段和尾声部分出现较多。诸如“我想我的事，你走你的路，后世你莫想，子孙你莫惦。你若想后世，后世也遭殃；你若惦子孙，子孙也夭折”。“你从清水潭边过，清水潭边饮清水；莫从浊水潭边过，浑浊潭水不能喝。”这里说的“饮清水”、“喝浊水”分别隐喻正常的婚事和非正当的男女关系，它吩咐逝者归阴后不要出风流韵事，不要败坏家族门风，保持正派无邪的气质。

说唱、叙述性的经词在全经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和分量。人们从念经人所吟诵故事和事件中，得到某种启迪。如《欧氏经》一章，述说阿欧一生玩世不恭，出尽洋相，成为人们讥讽嘲弄对象。

由于阿欧平时虚度岁月，对事不求甚解，因而演出了重棒敲死妻儿和“空埋竹席”的悲剧、丑剧。经词中说他长的是人身，说的是人话，办的尽是猪狗、牛马事，遇事还不如水牛会动脑筋。如他去抢走人家的炕架，扛到闸门边，出不了闸门，正在发难，一头水牛来到他身边，教会他出闸门的方法，他按水牛说教的办法行动，果然顺利地出了闸门。

文化艺术，历来是人们用于褒扬善正、抨击邪恶，教诲愚者的武器。作为彝族经典作品《开路经》，除正面说教外，还以讽刺幽默手法，传授为人处世的道理，让世人从反面事例中受到启发和教育，寓意深刻。

经词中的故事，大都以悲剧结局。这也从另一角度提醒人们善意从事，不重蹈各种故事中伤天害理角色之复辙。

二

保存了记录大量的彝族神话故事，成为本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的一个蕴藏室。

由于各种原因，那坡县彝族本民族文字已失传，识汉文的人也不多。然而，当地彝胞从十多岁的孩童到七八十岁的老人，都可以

讲述一套套神话故事,其原因,正是《开路经》这套世代流传于彝族民间的宏篇古籍,蕴藏了大量的神话和各种神奇的故事。这些神话故事,反映了彝族先民征服自然、改变环境的要求和愿望,体现了他们强烈的求索精神。

《开路经》中的神话,有解释天地起源、发展,人类产生和再造人类的一些过程。也有解释人类创造的各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诸因素。如生产生活用具、语言文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等等,为后人提供了文学、历史、天文、哲学及自然科学等诸多的研究价值。从内容上看,《开路经》所蕴藏的神话有它自己显著的特点,关于太阳的神话就是其中一例。

在浩瀚的宇宙中,太阳和月亮同人类的关系极为密切。它们给人类以光明、温暖,给万物以生机、活力。人们——无论是现今的人还是远古时期的原始人类,对太阳和月亮产生过无数美好的幻想,编织过无数动人的故事,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愿望。但由于原始人对于曾经发生的严重干旱这种自然灾害缺乏科学的认识,于是根据自己的想象创作了许多驱日、射日的神话,许多民族及彝族的别的一些支系都说,远古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有说十二个、八个、七个不等)暴晒大地,使大地上的各种生命物难以生存。某个英雄(不同民族及不同支系有不同姓名)张弓拔弩,射落多余的太阳,只留下一个太阳在天上。反映在《开路经》中的神话所说的太阳,却不是群体幻物,也没有开弓射日场面,而是说天上只有一个太阳,但这个太阳热度太强,把人头照裂,把河流晒干,田地荒芜,婴孩被晒死。为了软化太阳,减少太阳的光度和热度,人们拿甜酒和米醋置于潭边,让太阳来吃甜酒和米醋。不料,太阳吃醉了甜酒,掉下了深潭。于是天下一片漆黑,分不出白天、黑夜,人们更难以生活。大伙决定派人下深潭请太阳,拟让老公公、老婆婆去请太阳,老公公、老婆婆年老,力不从心;叫一群身强力壮的后生去请太阳,后生性情鲁莽,容易冲动,请不回太阳,最后一群性情温柔的

姑娘承担这一重担。姑娘们下到深潭底,细细说情,终于从深潭里请出太阳,并把它挂到天上去。从此,太阳根据地上万物的需要,一年四季分别以不同的光热度,照亮大地,于是万物恢复生机,人类能够繁衍生息。

同样是关于太阳的神话,当地彝族有这种区别于别的民族及本民族别的支系的说法,原因有多方面,然而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这支彝族族经过了的迁徙生活,前来杂居于壮族故地,对于光明和温暖的欲望更为强烈。同时,由于人口稀少,感情更为细腻而丰富,因而采取独特的祈求态度和方式,对待太阳,而不象其他神话作品所说的那样,对太阳采取暴烈行动和措施。

至于洪水泛滥和再造人类的神话,除了《开路经》(韵文形式)吟诵之外,在彝族民间也有以散文形式流传,但两者各有侧重。散文形式神话,侧重于“造人”的情节。特别是对其中的兄妹婚一事叙述得十分具体,成婚条件也相当苛刻。《开路经》对于这点,只是粗略带过,但对于洪水泛滥前老太婆下凡认识兄妹二人的经过,则叙述得相当详细。相比之下,《开路经》中这一神话,幻想性更为突出,说明它比其他同一母题的散文作品,产生的时代更为古老。

在故事结局方面,经词中的故事以悲剧结局。两兄妹生下的儿子,因他还是“肉团”时,被父母抛弃而对父母仇恨至深,使尽各种毒辣手段,害死了父母,民间流传的同母题散文神话,则是说两兄妹生下的儿子(开始也是个“肉团”),几经周折,在一簇金竹和一棵大榕树上,找到了父母的灵魂,后来,他与天女成亲,生育了千百万个后代,并告诉这些后代,每年择时敬祭金竹和大榕树,以寄托对先人的哀思。至今彝胞们仍然保持着祭祀金竹和大榕树的风俗,每个寨子中央都栽种有一丛金竹,以篱围之,逢年过节,以酒肉供祭。由于地理环境变化,有些村寨没有大榕树,就以其它树木代之。这些树木必须是当地人们常见的。而一旦某棵树被誉为祖灵显示,就得精心保护,不得随意对其动刀斧。

还有一类神话是关于本民族始祖神话。经词中的《恋女经》、《嫁女经》均属这类神话。《恋女经》粗读似乎是反映女子同性恋，其实是向人们揭示了当地彝族始祖的性别。神话说：当初世间只有两个女子，她们都很希望有个男人与她们成婚，可当时天下没有一个男人。于是她们当中的一个，以芭蕉充当男性生殖器，两人交媾，生育了彝家后代，这是一种荒诞离奇的说法，可它是彝族先民在生产和认识能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构想出来的东西。人们从那些故事中，获得一个信息——当地彝族始祖神是个女性。这点在科学轨道上，有充分探讨的余地。

《嫁女经》一章讲的是始祖阿谷令女子去各地掌管大事小事，体现了彝族漫长的母系社会的痕迹。

除了上述母题神话，还有许多神话故事，散见于经词各个章节，有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和民族风俗习惯的成因，也有体现古代部族争斗的影子。它们都是先民生活的折光反映，蕴藏着丰富多彩的内容。剔除其中一些消极落后的因素，余下的便是民族文化的精华。

三

图腾，这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曾经有过的原始信仰。一个民族的图腾对该民族的政治、文化、道德、宗教信仰、习惯和心理素质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与本民族某种崇拜有密切关联。因此，人们也常将图腾与崇拜看作一个统一的概念，将二者连称为“图腾崇拜”。

广西那坡县彝族由于来源方向和入桂时间不同，具有多种图腾观念。有龙虎图腾，鹰鸟图腾，以及一些中小动物图腾，还有葫芦崇拜，金竹崇拜，杉树崇拜，山洞、岩石、雷电崇拜，等等。这些图腾崇拜在《开路经》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其中，鹰图腾在经词中叙述得较为详细。人类老始祖娄氏生养了一个漂亮的姑娘。姑娘长大了，为父的要把姑娘嫁出去。当时有一批动物来求亲，头一个是野猫，接着是蛇、青蛙、猴子。娄氏劝自己的女儿嫁给这些动

物中之一个，女儿不肯嫁。就在这时，一只老鹰飞掠上空，娄氏劝姑娘嫁老鹰，姑娘很快答应，娄氏便请老鹰下地跟女儿一起生活。不久，这个女儿生下一群子女，她们就是彝族祖先。

鹰图腾在彝族其他一些史诗和散文形式作品中也有所反映。著名史诗《阿鲁举热》（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记载：创世英雄阿鲁举热小时候“有妈没有爹”，他妈先后将他抱给大树、石头、公鸡，他拼命哭喊。最后抱给老鹰，结果他不哭又不闹，认鹰为父。原因是他母亲年轻时受鹰血感孕而生下了他。

时至当今，部分彝区彝寨还保留有鹰图腾的标志。在广西那坡和云南富宁两县交界地区的一些彝寨，一年一度盛大跳弓节期间，父老们用竹篾编织成一只大鹰模，高擎于跳弓场北端。参加节日活动的男女老少，在歌舞行进中，频频向它叩首重拜，沿袭成俗。一些彝族民间诗歌直吟“我是鹰的儿子，我是鹰的种子”。彝族一些民间歌手、艺人常常以鹰之矫健自喻，以鹰之后代为荣。这是因为鹰是一种性格刚强、行为勇猛的飞禽，它能在暴风雨中飞越和觅食，能与各种猛兽抗争、格斗，又善于抚髀和养育后代，容易引起人们的崇敬和感情上的共鸣。

根据“图腾”一词的含义，及一般逻辑，一个民族，只有一种图腾。然而，民族学知识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本身就是一个混血儿，每个民族都会有众多不同的家支、宗族。这些家支、宗族都有各自图腾崇拜对象。他们长期相处于某个地区、某一个村寨，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共同体”。于是，原先来自各方的各种图腾，便成了当地某个共有的东西。《开路经》主要流传地区——广西那坡县达腊彝寨，最初只有四个姓氏几户人家。经过历史的变迁，如今是个有十多个姓氏近百户的寨子。十多个姓氏长期生活在一个村寨，加上婚姻交错，彼此交往密切，生活习惯和意识观念逐步趋于统一，原先各个姓氏图腾对象，也成了大家共有的东西，这就是当地彝族既有这个图腾，又有那个图腾的原因。其中，尤以龙虎图腾

和鹰图腾为突出。这是因为这三种原先是四个最先抵达当地的姓氏人家的图腾对象。又经过数代生息繁衍,那四个姓氏人口在当地占多数,使其中部分图腾更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开路经》也较多地吟诵这几种原生图腾,为研究彝族古老的风习、文化,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四

《开路经》是彝族民间祭祀和礼仪的诵词,同时也是一部相当优美的民族文化精品,它给本民族及有关民族的文学创作予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对于本民族文字未能通行的山区彝族来说,《开路经》为本民族后世创作广开了思路,提供了经验,有更高的文学价值。

丰富的想象力,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是作为民间文学作品的《开路经》在艺术技巧方面一个突出的表现。经词对逝者(包括历代先祖和眼前送丧的对象)描绘,形如活在世间的英杰,其亡灵在念经人的导游下,漫游生前所到之处,回味人间喜怒哀乐,然后登上返故的旅途,最后找到自己的归宿。经词除以如前所述的神话作品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民族学、民俗学、天文地理学、历史学及有关自然科学资料外,还讲唱许多情节感人,形象生动的生活故事。故事类型多种多样,有机智人物的故事,痴呆人的故事,男女情爱婚姻故事,世人争霸故事,兄弟相煎故事,迁徙移居故事,褒善贬恶故事,以及某个家族、宗支兴衰胜败故事。这些故事在内容上也同神话作品一样,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古代彝族社会历史和人的精神面貌,同时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听众和读者在深情的艺术享受的同时,情感上发生强烈的共鸣。特别是丧葬仪式中,逝者家属、同族、远近亲朋,左邻右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静听念经人滔滔不绝地说唱各种类型故事,与其说是为亡灵开路,不如说是对活人进行一次深刻的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和民族民间文学的传播。

《开路经》在艺术构思方面也达到了相当娴熟的地步。《岩洞